

928
1
6

渭南文集

六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陸游務觀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窻窻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



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
脯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
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
不必終卷衣不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婁變行不
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
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
杯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
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
無貴賤踈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

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
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
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
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
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
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
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
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
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

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 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官軍壘固倉廩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

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遂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 高宗皇帝至今 天子歷 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婁豐公饒私餘生齒

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
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戶十四萬二千
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
萬六千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
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 詔勅法令
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
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庫陋仰
漏旁穿非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
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爲政期年家無弗

伸之寃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佚罰
太守趙侯不譎知君爲深君所設施郡未嘗
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爲
輒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
蠹與用度之餘爲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
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
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
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
有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甍髹丹悉視時低昂

交手昇予梓匠朽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
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訟以為姦非君
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畫簾
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
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榜多君自書
有筆法其命名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
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
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為請予受知魏
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

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
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
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
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泐
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
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
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

敢告勞亦宜矣况於州牧郡守以降遽條一
厦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為縣令丞簿
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
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
累六七十年 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
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
至於縣則有迄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
中早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
為尤難若諸暨主簿丁君宓者可謂才矣君

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為吏精察而平
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
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
廨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
而主簿更得廨乃故塩厓藉濕支傾殆不可
居然閱百二十年為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
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斂
于民竹箇木章瓦甃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
漑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

邑人謹傳以爲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
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恠而邑人之意如
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虛遊乃
因子虞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 藝祖
肇造區夏當軋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
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
有司以爲殿最於辱 祖 宗明詔具在汗
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爲非急務且徒速謗
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

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
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
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 天子旣大興學校舉
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
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
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于火及再
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

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額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卓來爲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窓戶闌楯瓦甍髹丹粲然皆備又爲兩廡達于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莫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庫

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文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

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臯
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
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慮羲等反覆盡
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
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
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
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
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
命而無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

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
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
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
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
慶元之五年而伴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
地第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爲

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爲寺大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于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諏諸爲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檐翼將吏武士執櫪孰何然後爲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

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訾耶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脩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

庖漏帑庾之所繚爲垣墻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玆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玆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橐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耄不敢詞也今茲之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䟽河以通錕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荆爲錕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錕也

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
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
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
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最考古以驗
今約已以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
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
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
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
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

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
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
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
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
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
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
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為國
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

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
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
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
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
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
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
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
後知此闡之功與趙侯為國長慮遠圖之
意不特為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

五不倦故不以衰老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
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
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為城邑行千有
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
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
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

重地尚矣粵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
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
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
者亦皆取道于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
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爲
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
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
蔽虧鳧鴈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
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有更衣

之地而傍又有麗牲擊鮮與夫吏士更休之
區翼室脩廊以陪以擁斷削髹丹皆極工緻
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
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于簡繪其棟宇于
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
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
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
間猶能詠歎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
不可與淮水南山爲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

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郎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

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溷浴皆有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唄之動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

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

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弗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羸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蘊五石瓮瀦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

以臭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坵
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
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
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
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
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
長謠短章楚調唐律訓答風月煙雨之態度
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
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

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
真足以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
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 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
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爲知州
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閭獄無淹繫庭無滯
訟幙府間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

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
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
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畜勞其民治事少休
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盟醜而出終歲如一
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巖先生釣臺下
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田百
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
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
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

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
以為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
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予有
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
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
因置不問會有没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
畝除其泛科歛以昇浮屠之奉祠者又即祠
之右創為佛院棲鍾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
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糶

渭南文集卷之二十
塋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
廢乃龔美石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大
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入對行殿
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
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
以時薦徃徃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
則日困於簿書米盭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
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
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

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
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
勸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
竇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記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

顏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

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今以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

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

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瞻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

上為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東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

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捷椎鼓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藝蔬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為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為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

本澄首被是選寶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其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

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

戒智玻行慈誓不息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
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墻立助者麇
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
伐石於山陶甃於甕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
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
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
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耽耽奕
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懺堂之
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于中而左則彌勒

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
於序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
予爲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
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
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
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
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

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
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
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
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
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
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
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
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
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

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己之子已之子
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
爲心則己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
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
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
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厚制服不
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
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
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

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
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
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
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
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
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
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
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
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

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位挾
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
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鄉大夫
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
陳氏布衣也其資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
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
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
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
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何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脩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特鑄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覺而其

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尔乃躬臨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卑不可恃則又為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為重塹設釣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城南畢虜果大入道執鄉民間

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
虜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
奪矣乘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屯所攻其
營殺傷數千人萬戶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
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
兵隨所向禦之莫不摧破虜知廬州不可近
遂解而趨和州侯又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
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饟道奪俘虜復取
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

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
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果取勝策
勲真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
不敢自以爲功方益脩水門之備濬河深二
丈乃得昔人撒星椿橫亘兩城間始知昔固
有此舉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
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
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
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

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既益堅予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况如侯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嗷嗷紛紛美益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吾友

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為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剏為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其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窓右則艮齋謝公昌國書其顏曰北窓堂之後築木軒則又朱公寶書之於序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

之士爾為社倉以惠其鄉為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國以至謀謨于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熾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為是迨今已十五年使昔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

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
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驚平泉者非吾子孫也
以乎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
特燕遊地木石之怪竒者亦奚足道而其言
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
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
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
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
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
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
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
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迨
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
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
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
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

業閣堂傑閣房與廊序樓鍾之樓櫝經之堂
館客之次下至庖厨福浴無一不備爲屋僅
百間自門而出直視勞覽道路繩直而原野
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竒秀常有煙雲映帶
其傍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
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
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
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予報之曰子廬
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

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
寧可計耶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
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
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
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
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
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
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
之數於庠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
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
內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
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
冀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知
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
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
屋庠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

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書
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殿
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
可妄得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
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
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臯伯通廡下至
今具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
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藹沒決
矣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

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
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
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
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
予蒙 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
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事間劇異趣會見甚
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鍾鼎之間

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
國史奏 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
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
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
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間暇之日爲
多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
問醜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
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
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

之成願方以為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

極群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莽鹵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鬪草徒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

三館為御史為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為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為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充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為世顯

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峯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映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未公本志少... 而... 又... 山... 峯... 因...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銘 山陰 陸 游 務觀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為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鷓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

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
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
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
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徊徘徊酌泉飲之亦足
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
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
傳以爲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硤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
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取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
磬色蒼壁予文日衰愧匪敵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
也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

如玉文如穀則黜龍尾之群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實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乘澤御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甗瓦以利於用甗以全其天甗乎甗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

無媿之日陳於前

放翁銘乘澤御磚硯銘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贊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為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為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為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于朝強起為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為郡以起居郎祕書

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爲祕書少監
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
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爲贊曰

古之君子 學以爲己 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 仕以行義 止以遠耻

世衰道微 豈復知此 蚩蚩始學

青紫思拾 萬馬並馳 孰能獨立

始雖弗急 後亦汲汲 我思崔公

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
我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界以靈藥稽首
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
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洵洵撼壁後
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

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于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二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金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闕大士亦作補陀夢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爲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

了一着子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
師參取畫底妙喜為昭覺文老作

卮庵禪師真贊為處良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
中正法眼等閑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二

骨相瓌竒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

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
莫讚好海中忽起劫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 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
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

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
吞却佛祖

中巖園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于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
住無爲訪我成都雄辯縱橫五色敷腴別未
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
山乃瞻儀形墻壁說法况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
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
用占著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綱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輝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
時奪受用現前活鱖鱖敷道者一短褐欠箇

什麼更要惡水潑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

那輕手撥道數詳人未加陀見施主求買度

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拚欄冠青芒屨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
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四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
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

或以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為枯槁隴畝之

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淳熙

勝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二

名動 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

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三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秃尾
之草驢聞鷄而起則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

耕則稽泥勝之農書謂之瘁則若腴謂之澤
則若癯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
可挾兔園之冊以教鄉閭者乎周彥文翁畫
工為放翁寫
真且來求贊
時年八十

四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
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
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輩數百胃吞雲夢
者八九也陳伯子命畫工為放翁記顏且屬
作讚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事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
重俊為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未
甚以為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為河南尹
又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為
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
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 國朝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 太宗皇帝為

開封尹開寶末

太宗嗣位纔八日即以齊

王廷美為開封尹

後封秦王

太平興國七年秦王

出為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

權知府而已

權知府自李符始

雍熙二年始以陳王

元僖為開封尹蓋是時

太宗元子楚王元

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

二年

真宗皇帝自襄王為開封尹

後封至壽王

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

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

陰為儲副之位然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

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負

而初未嘗置

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為

權知府事自

太祖至

徽宗八朝百七十

年未嘗改蔡京為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

事須親王乃除又

太宗

真宗潛藩所領

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

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為開封牧是時已有尹

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

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
非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
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
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
陟爲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
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叅官充親
王爲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今太中大夫推官差
降焉真宗爲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
置也或問太宗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

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
太宗爲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內及
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宮秦王許王因
之及真宗爲尹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
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傳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

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
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
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
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
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
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
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
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
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

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
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
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
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
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
時年八十餘紫髯鬢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
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
草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燾傳

族叔父元燾名居一字居安自山陰徙家餘姚性恭謹純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況韶濩乎因考按古關雎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室蕭然數十年間几席書冊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然不肯自釀或餽以家所醞亦辭不取曰法不可也其

謹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為鹽官尉迎養官舍期年洙卒元燾護其喪歸亦能自釋久之以疾卒年七十與元燾同時有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有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寇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牀前鬻糜粥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

憐之寇為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益苦比卒衣衾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為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為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

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裙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為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館
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
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
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
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青詞

紹興府衆會黃錄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回骸起
死或俯徇於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
臣等所居紹興府地連三輔人雜五方任職

居官當閭閻之太半鮮衣美食昧稼穡之所
從習俗莫還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荐至加疫
癘之相乘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煮蒿婁
愴已悲萬鬼之隣念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
有請伏望少回洪造一洗衆辜逝者脫泉路
之冥冥生者安王民之皞皞天職生覆地職
形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永
冀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
陽之和既閱雨之歷時敢叩闕而請命伏念
臣濫膺上指出使近畿深惟冥頑固陋之資
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
於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警服蒙強惠愛不
足以撫綏鰥寡政媮愒日田疇曠陂澤之修
訟積淹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
蔽於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姦既莫致
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諏辰之吉稽首

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惠雖有司
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爲溝壑
之瘠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絕望於有秋敢
殫皇皇哀迫之誠冒貢悵悵吁嗟之禱庶格
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稼穡順成儻僅蒙
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壅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旱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
罄精誠方祗被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尚懼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印
豐凶之未決敢忘祈報之交修仰企叢霄少
回冲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衆吏之瘵官
申救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嘆豈勝夙
夜之憂三日以往爲霖實賴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伏之寇
耕者懷旱乾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
俯遂群黎之育式均六氣之平敢即熙壇恭
陳薄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宵旰之憂賦

足刑清道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生
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
霖枯槁爲之盡起恭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
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無以布宣寬大而
追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澤之
施跼躄靡遑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
挾日之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効職風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部
一七
霆下擊澗壑交流井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
粟儲可繼士寬半菽之憂商旅通行道途鼓
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均惠於惇養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默消於疾癘敢忘兢
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興慈情至敬則無文惟
當直訴伏念臣少多罪垢晚乏功能寓形寢
迫於九齡定著遂階於四品先世被追榮之

典已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例霑寸祿首
坐滿盈之久自挺災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
經絡有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暮不
絕惟歸誠於洪造或少逭於徃愆么然微衷
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軀俾老及
之餘生獲奠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樂
天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死願
熙熙須數盡之期

疏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為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
壽當化日之舒長率籲眾情虔伸善祝 光
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三靈介祉 九廟儲
休無黃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山之壽
冀茂對於天祺

滿散道場疏

惟天其申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歷有德者必
得其壽共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宮仰申善頌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伏願願神物外布
澤寰中福祿萬年丕介厖鴻之祉本支百世
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為皇筭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
傳之子福方寢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
延鴻之祝恭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
聰明時憲清淨無為黃屋非心共仰堯仁之
大玉卮為壽益瞻漢殿之尊 光堯壽聖太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印
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
增光奕世之休為天中天永享萬方之奉

又

得道上為皇誕受泰元之冊重華協于帝光
臨孝治之朝敢殫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
尊號陛下恭願又新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
長燕處益探於衆妙道冲而用陰功廣被於
群生

瑞慶節功德疏七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
畢效於貢珍矧備邇聯敢稽壽祝 皇帝陛
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為
春永御舒長之景十七百年而過曆用符愛
戴之誠

四禁禁二

誕彌厥月丕昭震風之期長發其祥共致
鴻之祝 皇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
中紹 十二聖之睿暮開三百年之景運金

泥玉檢肇修稀闋之儀栝矢石砮求享貢輸
之盛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歸老故山一飯
敢忘於君父敬脩梵供仰祝堯年 皇帝陛
下恭願光照大千壽踰時萬繼統燕無為之
治御邦躋有道之長上際下蟠永享化國舒
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闋之儀

四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歲游膺嵩
嶽之祥顧雖遯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
皇帝陛下伏願道極高而蟠厚治咸五而登
三碣石河源盡復輿圖之舊泰山梁甫嗣修
檢玉之儀

五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厖
鴻之祝敢趨淨域荐控丹衷 皇帝陛下伏
願允叶帝心誕膺神筴化東漸而西被功上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部
瑞至千百所永符箕翼之祥

六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
年之祝 皇帝陛下恭願當宁撫盈成之業
垂衣紹積累之休朔易南訛綿鋤耰於率土
東漸西被會玉帛於中朝

七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

堯之請 皇帝陛下恭願乾端廣大日轂正
中髦暨奉九譯之琛農扈告三登之候應帝
王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集天地之祥
皆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祈雨疏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群情
而致禱仰惟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爲霖俯慰
雲霓之望大田多稼上寬宵旰之憂

謝雨疏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召
於凶年民愚無良吏惰不職駭驕陽之作害
閔零雨之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遍禱起
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太和乃
至上勤於慧力敢忘祗報用答鴻慈

道宮謝雨疏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
於凶年由官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
作害零雨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仰禱起

至輒干於鴻造敢忘祗報用答好生

嚴州祈雨疏

倬彼雲漢尚愆霖雨之期害於衆盛俯劇淵
冰之懼敢輸丹悃仰叩真慈冀占離畢之祥
少追屯膏之咎

二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亟下恭致禱祈敢

冀覺慈誕敷惠澤

三

龜占墨而尚違凜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
舉方緊解澤之施冀軫鴻慈寺云曲成樂歲
俯慰闔境雲霓之望上寬淵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疏

旱魃為虐念莫釋於衆憂飯香普熏敢恭陳
於淨供伏願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
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施無量食既靡間
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疏

萬邦婁豐幸際中天之熙運平地尺雪鬱為
嗣歲之嘉祥敢忘薄薦之陳少謝叢霄之貺
尚祈供造益介純禧佛寺云敢忘淨供之修
佑益介
純禧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
寒之怨敢趨秘宇仰叩真慈冀日麗於層霄
俾民安於比屋上寬旰食俯慰輿情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疏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補落伽之道場素蕪已久修多羅之妙典函
匱僅存先師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
天時默定佛事將成伏望巨公大人居士長
者深戒着鞭之後共合浮圖之尖庶得萬瓦
鱗差脩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值

之勝因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巍然古刹實居大府之喉衿卓爾高閣復爲一寺之眉目歷數百載極祗園之盛乃七十年猶劫火之殘伏望大發積藏亟成鉅麗粲髹丹於久廢偉扁榜之一新雨霽塵清碧瓦勢凌於霄漢霧開日出金鋪光射於康莊還壯觀於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修鍾樓疏

金鍾大鏞蓋以聲爲佛事雄樓傑閣死在水之中央歷歲既深湏人乃復敢徧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流丹儻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脩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蔭跂行喙息之類涵濡悉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物物皆同永惟光孝之道場實薦徽皇之殿御神祠佛刹尚營繕

之相望琳館珍臺豈脩崇之可後某等叨恩
冠褐充職宮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
舊既侈先朝之遺迹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開士鉢單展處又
須得所營茲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
功何以稱龍象之衆木魚哮吼千僧閣也在
下風露柱證明九梁星直須退步

重建大善寺疏

劫火之壞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要
豈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大緣則宰堵波亦還
舊觀可謂非常之舉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尚
何肝膽肺腸之有既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
發於信心不須疑着庶亟成於盛事垂示無
窮

鷲峰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
何爲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
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
木輓甃之材或施黝聖髹丹之費初發心處
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修大慶寺疏

佛出本爲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昔有六尼
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藍實故唐之遺址
茲蒙賢牧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冀亟成

於偉觀魔王魔女盡空蜂蟻之區法鼓
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冰
街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
非邦人嚮慕之誠爰擇名藍徃迎高士其人
芙蓉正派真歇諸孫默觀已得於本心自重
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之難能知我
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石嶺

之儻來野鶴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
一隨宿昔之緣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鬧籃裏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
當須遇作家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眼
得補陀大辯才雖則跛跛挈挈走諸方不認
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月印潭
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
知處猶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穎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脉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
當有多少人盡向面前蹉過某人談鋒峻峭
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篋子頭偶然築着磕着
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便須拈起
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賺普供大衆與木上
座同演宗風鍾鼓鏗鎗播幢炳煥豈惟流輩
知不由兔徑之高要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
歎

能仁請昕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說法如優曇鉢華要應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內豈容身隱於雲根敬虛金布之園往致空飛之錫某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潛閩嶺者十年遇寒巖而一笑始初歎賞明窓下特地安排最後慇懃鉢帑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語亟爲故人而遠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義

雍熙請最老疏

山陰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其人立雪飽參隔江大悟通威音以前消息蹋毗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顏諸方不供一笑搏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緣如雲出岫某

人英姿邁往雋辯絕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
笑雲之室伏望俯從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
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以神通力成
夜摩觀史之宮

千秋觀修造疏

一曲澄胡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須月斧之
修藥笈琅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翬飛
於天半長橋虹卧於波心皆擬繕營用成勝
絕况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仰禱於帝齡

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願
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祀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峰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隻手
接十方衲子既是隨緣自在便須信采承當
某人號真作家有大力量拈起拂子且與陸
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陳尊宿暫爲
隣舍

雍熙請機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
打無麵餠飢舉起一枝拂子勘破四海禪和
其人心地超然談鋒雋甚最初遊歷倒却門
前刹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袋十年涵養
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枯鐵酸賺施大
衆鯨鍾鼉鼓無非塗毒家風蘿月谿雲盡是
放翁供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湫頽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

寺三人即是叢林要看雲居錫上座點檢諸
方須與宣城陸大夫激揚此事其人得來孤
峻用處縱橫巍巍堂堂灑灑落落半月崑戴
起簣子好泉亭脫下草鞵水宿山行平日只
成露布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掀禪床拗拄杖雖屬具眼厮兒搭袈裟展鉢
盂却要護身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
共燃續慧命燈不惜判虛空筆起難遭想結

最勝緣向僧堂前喝參幸離俗諦以比丘身
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
十大戒利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淨智
一境必度優婆塞併成比丘僧巍巍堂堂聿
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媿旃檀之林儻許
結緣願垂妙筆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珮焚修尚
欠白水真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閣伏望
推博施之心植衆妙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
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爲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
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剗草殿前護身
符少伊不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
萬錢欲辦大緣莫嫌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濕

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恩有在

雍熙請倫老疏

脩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屨忽尋秦
望之盟此有宿因寧容力避其人渡河香象
跋浪長鯨初得法於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
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緣未契方公
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與百草頭祖師本來
知見一毫端寶刹今日神通但辨肯心必無
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魯章甫
擬著僧伽黎可謂人英堪承佛種長者若能
成就放翁爲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野鶴山林自屬閑身布襪青鞵巾褐本
來外物伏念心久游於塵外迹尚寄於人間
傳翕雖然頭戴道冠王恭終要身披鶴氅直
須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昔於如來所發心蓋非一世今以比丘身得
度夫豈小緣况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
左轄植福之地遍投信施庶獲圓成七條九
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佛百千億佛
當共證明

傅妙蘇求僧疏

四十劫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
人正須進步茲述懺悽之請敬趨赫赫之門

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揮雲煙於紙上運
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黎相
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緣一日鉢盂兩度
開敢忘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為一人發心歸源方
名大事非賴賢豪之助曷弘清淨之緣所冀
見聞各懷喜捨續佛壽命成茲芻不壞之身
為國焚修効芥石無疆之祝

祝文

鎮江謁諸廟文

某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
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卯至郡洪惟上恩不
可量數敢不夙夜祗惕圖稱所蒙區區之心
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
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裒徊祠宇九原孰

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蒐之來舉

福建謁諸廟文

某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爲神也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吏之所以事神也一戾于此神且
殛之其何福之敢望某蒙恩出使一道告至
之始祗慄于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
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

傑閣煥然相望則神之所以福其人者亦宜
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爲害水泉淺
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夫幽顯之
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
聰明宜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
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
犧牲醪幣孰與廩餼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

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
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未信宿
雲興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內雷發而不怒
風行而不疾祁祁霖霖如哺如乳起視四野
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爲歡謠嗚呼吏之愧
于神多矣酒列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
吏之愧也

福州準 赦禱諸廟文代

乙未詔書慈寧殿服藥敷大宥于四方分命

郡國禱山川神示之在典祀者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鱣溪河口五龍祈

雨祝文代

繚垣闕宇瀦水灌木窈然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霈然而成功者龍之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于民也歷時不雨災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也變化呼吸轉災爲

豐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敢怠而弗親也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維神之生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沒而祀之非獨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邦沒而不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其忍安視弗救耶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爲郡地陋民貧而回祿馮夷數見謹告
市邑蕭然至今未復某蒙 恩來守是邦宜
知所報如或黷貨以厲民淫刑以飾怒事燕
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撓法是宜即罪于有神
死不敢悔使其能粗踐今茲之言則神亦宜
哀矜之調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
明神之休牲酒鼓歌以時來報豈不幽顯各
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某家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
殆與古之仕於其國者無以異然一於忠敬
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詐澆浮以欺
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款謁先聖先師非
獨以令甲也敢告夙夜祗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 上恩來守新定邦雖小有社稷焉其
敢不恪以獲戾于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

壇壝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
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
民神亦永饗典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爲郡介于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
稼戊申水溢方禱于神曾未再旬復以旱告
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濟群趨廟

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
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蓋茲媿神其監臨
之

二

甲辰 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
欽承上命

三

某被 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
怠荒厥事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于幽明儻

道咎責而嘉穀方秀時雨未渥維神正直宜
監于茲敢列忱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茲山尚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
應載新廟貌今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祀無
以慰父老祝史之心今茲旱勢已極某雖愚
蒙 恩假守得以專達于 朝敢與爾神期
以三日甘澤霑足槁苗復興當列奏乞封以
侈神之威靈顧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迪功

郎建德縣主簿汪仲儀即事祠下而某帥郡
僚望拜于軍門偃以俟命

又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既累日矣
誠弗能格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歛
而赫日復出矣然父老之言以爲比夕雲物
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民終有以活
之也敢復以請悽悽之誠神尚鑒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庚獄戶皆
有意外之憂惟神聽相亟俾開霽約束漲水
以時返壑某與吏民其敢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為元英閭里毋虞於癘疫平地尺為
大雪麥禾預卜於豐穰敢忘薄薦之陳少答
明神之賜尚祈孚佑永保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為灾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

政乖刺惟神之歸尚祈興哀以卒大賜牲酒
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菽告病閭巷講
救焚之備郡庭尖爭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
將作吏雖愚猶知恐懼豈神之聰明而忘之
乎出雲興雨以一洗之神之德於斯民豈有
既哉

嚴州謝雨祝文

比承 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
敢消吉日祇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霖雨將
害于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湛
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第 3539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1
図書館 6

号	卷	第	一
SEITE	第	一	卷
	第	一	卷
	第	一	卷

蓮

